

迎立之兗州刺史華以陵陰謀白宣王宣王自將中軍討陵掩然卒至陵自知勢窮乃單船出迎宣王宣王送陵還京師陵至傾城過賈逵廟側陵呼曰賈梁道吾固盡心於魏之社稷唯余有神知之陵遂飲藥死三族皆誅其年宣王有疾白日見陵來并賈逵爲祟因呼字曰彥雲緩我宣王身亦有打龜少日遂薨 魏支法存者本是胡人生長廣州妙善醫術遂成巨富有八支鈍鑿作百種形像光彩曜日又有沉香八尺板牀居常翻覆王談爲廣州刺史大兒劭之屢求二物法存不與王談因存亮繼殺之而藉沒家財焉死後形見於府內輒打閣下鼓似若稱冤冤如此經尋月王談得病恒見法存守之少時遂云劭之至揚都又死此二出東晉志 齊陽翟太守張善荷酷貪叨惡聲流布蘭臺遣御史魏暉雋就郡繩治賊賄狼藉罪當入死善於獄中使人通啓翻誣暉雋受納民賊枉見推縛文宣帝

十六

大怒以爲法司阿曲必須窮正令尚書左承盧裴覆之裴遂希旨成暉雋罪狀奏報於市斬之暉雋遺囑令史曰我之情理是君所具今日之事可復如何當辦紙百張筆兩管墨一挺以隨吾屍若有靈祇必望報雪令史哀悼貨賣衣裳爲之殯殮并備紙筆後十五日張善得病唯云叩頭魏尚書尚書者世俗呼臺使之通稱也未旬而死絕踰兩月盧裴坐譏駁魏史爲魏收所奉文帝歐殺之此一出冥祥光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七 經七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之六 經八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瞋恚部第十二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四蛇躁動三毒奔馳六賊相侵百憂揔萃  
或宿重相嫌伺求長短素懷結忿專加相害  
了無仁義頓失慈悲殺法殺緣教死讃死或

復潛行毒藥密遣祝邪遂使含毒腑藏鴉裂  
肝心令其銜悲長夜抱痛幽泉宛轉何辭煩  
怨誰訴故經曰長者宅中多生毒樹羅刹海  
上屢乞浮囊亦如乾薪萬束豆火能焚暗室  
百年一燈便破故知瞋心甚於猛火行者應  
自防護劫功德賊無過斯害若起一念恚火  
便燒衆善功德是以惡性之人人畜皆畏不  
簡善人語則成毒好壞他心令他厭惡人無  
愛者衆所畏弃如避狼虎現被輕賤死墮地  
獄是故智者見此等過以忍滅之不畏衆苦也  
引證部第二 如正法念經云若起瞋恚自  
燒其身其心禁毒顏色變異他人所棄皆悉  
驚避衆人不愛輕毀鄙賤身壞命終墮於地  
獄以瞋恚故無惡不作是故智者捨瞋如火  
知瞋過故能自利益欲自利益他應人應  
行慈忍譬如大火焚燒屋宅有勇健者以水  
滅之智慧之水能滅恚火亦復如是能忍之  
人第一善心能捨瞋恚衆人所愛衆人樂見

人所信受顏色清淨其心寂靜心不躁動善  
淨深心離身口過離心愁惱離惡道畏離於  
怨憎離惡名稱離於憂惱離怨家畏離於惡  
人惡口罵詈離於悔畏離惡聲畏離無利畏  
離於苦畏離於慢畏若人能離如是之畏一  
切功德皆悉具足名稱普聞得現在未來二  
王之樂衆人觀之猶如父母是忍辱人衆人  
親近是故瞋怒猶如毒蛇如刀如火以忍滅  
之能皆盡除能忍瞋恚是名爲忍若有善人  
能修行善應作是念忍者如寶應善護之但  
諸衆生善惡現別愚人凌罵過他爲勝智人  
下默以爲第一愚人因起小諍遂成大怨若  
已得勝他怨轉深若自理屈反加憂苦若能  
慎言不說人短縱他罵我皆是往業非爲橫  
報又六度集經云智者菩薩身爲象王其心  
弘遠照知有佛法僧常三自歸每以普慈拯  
濟衆生誓願得佛當度一切從五百象時有  
朱七十八兩妻象王於水中得一蓮華厥色甚妙以惠

適妻適妻得華欣憚曰冰寒尤甚何緣有斯  
華乎小妻貪嫉恚而誓曰會以重毒鴉殺汝  
矣結氣而殞冤靈感化爲四姓女顏華絕人  
智慧流通博識古今仰觀天文明時盛衰王  
聞若茲婢爲夫人至即陳治國之政義合忠  
臣王悅而敬之每言輒從夫人曰吾夢覩六  
牙之象心欲其牙以爲珮凡王不致之吾即  
死矣王曰無妖言人聞見笑余夫人心生憂  
結王請議臣四人自云已夢曰古今有斯象  
乎一臣對曰無有之也一臣曰王不夢也一  
臣曰嘗聞有之所在彌遠一臣曰若能致之  
釋今詳於茲矣四臣即召四方射師問之南  
方師曰吾亡父常云有之然遠難致臣上聞  
云斯人知之王即現之夫人曰汝直南行三  
千里入山行二日許即至象所道邊作坑除  
汝鬚髮著沙門服於坑中射之藏取其牙將  
二寸來象師如命行之象處先射象却著法  
衣服持鉢於坑中止住象王見沙門即低頭

言和南道士將以何事試吾軀命答曰欲得  
汝牙象曰吾痛難忍疾取牙去無亂吾心令  
惡念生也志念惡者死入太山餓鬼畜生道  
中夫懷忍行慈惡來善往菩薩之上行也人  
即截牙象曰道士汝當却行無令群象尋足  
跡也象適人去遠甚痛難忍躡地大呼奄然  
而死即生天上群象四來咸曰何人殺吾王  
者行索不得還守王屍悲痛哀號師以牙還  
王覩象牙心即慟怖夫人以牙著手中適欲  
視之雷電霹靂推之吐血死入地獄佛告諸  
沙門爾時象王者我身是也大婦者衆夷是  
獵師者調達是夫人者好首是菩薩執志度  
無極持戒如是又智度論釋提問佛云

何物殺安隱 何物殺無憂 何物毒之根  
吞滅一切善 佛答云 殺瞋則無憂 瞇滅一切善  
又雜寶藏經偈言

貧則益憂苦 不諍勝負者 其樂最第一

朱林七言

三

若行忍者則有五德一無恨二無訶三衆人所愛四有好名聞五生善道此之五德名平和事又長阿含經偈云

愚罵而智默 則爲住勝彼 彼愚無知見謂我懷恐怖 我觀第一義 忍默爲最上惡中之惡者 於瞋復生瞋 能於瞋不瞋

爲戰中最上

夫人有二緣 為己亦爲他

衆人有諍訟

不報者爲勝 夫人有二緣

爲己亦爲他

見無諍訟者 不謂爲愚駛

若人有大力

能忍無力者 此力爲第一

於忍中最上

愚自謂有力 此力非爲力

如法忍力者 於力不可沮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而心懷毒害 視人甚歡喜

相隨如可親 口言而柔順

其心內含毒 如樹華色鮮

其實苦若毒

又赤嘴鳥喻經云昔有鳥

名曰拘耆

梁言赤嘴鳥遊在叢林樹產擗諸子在

於樹上時有拘耆與一猕猴共爲親厚時叢

樹間有一毒蛇同行不在噉拘耆子無復遺餘拘耆失子悲鳴啼呼不知所在熟自思誰知蛇所噉猕猴歸見問之何爲答曰蛇噉我子了盡無餘猕猴曰我當報之時毒蛇行猕猴前燒之蛇怒經猕猴猕猴捉得頭曳至石上磨破而死棄擲而還拘耆踊躍畜生尚有報何況於人又雜譬喻經云昔有一蛇頭尾自諍頭語尾曰我應爲夫尾語頭曰我應爲夫頭曰我有耳能聽有目能視有口能食行時在前故可爲大汝無此術尾曰我令汝去故不得去耳若我不去以身繞木三而不已不得求食飢餓垂死頭語尾曰汝可放我聽汝爲大尾聞其言即時放之復語尾曰汝旣爲大聽汝前行尾在前行未經數步墮大深坑而死喻衆生無智強爲人我終墮三塗又僧祇律云過去世時有一羣雞依棲林住其實苦若毒

又赤嘴鳥喻經云昔有鳥有狸侵食唯餘一雌烏來覆之共生一子子

作聲時烏說偈言

經

朱林七十六

四

此兒非我有 野父聚落母 共合生兒子  
非鳥復非雞 若欲學翁聲 復是雞所生

若欲學母鳴

其父復是鳥

學烏似雞鳴

學雞作鳥聲

烏雞若兼學

是二俱不成

此喻道俗雖持禁戒雜染不純相中似善口  
出惡言欲喚是善口復出惡欲喚非善相復

出家又伐毒樹經云昔舍衛國有官園生一  
毒樹人遊樹下皆悉頭痛欲裂或患腰疼伐  
已還生樹中之妙衆人見喜不知諱者皆來  
遭死有智語之當盡其根適欲搖根復恐定  
死進更思惟出家學道亦復如是佛說偈言  
伐樹不盡根 雖伐猶復生 伐愛不盡本

數數復生苦 心悟剋責即得初果

又字經說偈云

惡從心生 反以自賊 如鐵生垢 消毀其形  
樹繁華果 還折其枝 蟒蛇含毒 反害其軀  
又善見說偈云

若人起瞋心 譬如車奔逸 車士能制之

不足以爲難 人能制瞋心 此事最爲難  
又修行道地經偈云 其有從瞋恚

怨害向他人

後生墮蛇蠍

或作殘賊獸

譬如竹樹劈

芭蕉驟懷妊

還害亦如是

故當發慈心 又百緣經云佛在王舍城  
迦蘭駝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

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諂曲慳貪嫉妬終  
無施心乃至飛鳥駁不近舍有諸沙門及婆  
羅門貧窮乞匂從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命  
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盛  
怒眼視之能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懷  
驚怖今此毒蛇見人則害唯佛能調作是念

已即將群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  
具白前事唯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  
唱許可於其後日著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  
佛來瞋恚熾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於五指  
端放五色光明照彼蛇身即得清涼熱毒消

除心懷喜悅舉頭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

朱林卷八

五

照我身體使得清涼快不可言尔時世尊見蛇調伏而告本緣蛇聞佛語深自剋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所作惡業今得是報方於佛前深生信敬佛告之言汝於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形今宜調順受我教勑蛇答佛言隨佛見授不敢違勑佛告蛇言汝若

調順入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將詣林中王及羣臣聞佛世尊調化毒蛇盛鉢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蛇見衆人深生慚愧獸此蛇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即自念言我造何福得來生天即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蛇

經

朱林七十六

六

身由見佛故生信敬心歎惡蛇身得來生此

受天快樂今當還報佛世尊恩賚持香華光明照曜來詣佛所前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坐面聽佛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即於佛前說偈讚佛 魏巍大世尊 功德悉滿足能開諸盲冥 尋得於道果 除去煩惱垢超越生死海 今蒙佛恩德 得聞三惡道

余時天子讚歎佛已遶佛三匝還詣天宮時頻婆娑羅王聞佛說惺貪緣時會諸人有得四沙門果者有發無上菩提心者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驕薩羅國將諸比丘欲誦勤那樹下至一澤中有五百水牛甚大凶惡復有五百放牛之人遙見佛來將諸比丘從此道中行高聲叫喚唯願世尊莫此道行此牛羣中有大惡牛極突傷人難可得過余時佛告放牛羊人言汝等今者莫大憂怖彼水牛者設來觸我吾自知時語言之頑惡牛卒來翹尾侈角刨地喚吼跳躡直前余時如來於五指端化五師子在佛左右四面周匝有大火坑時彼惡牛甚大惶怖四向馳走無有去處唯佛足前有少許地宴然清涼馳奔趣向心意泰然復無怖畏長跪伏首舐世尊足復便仰頭視佛如來喜不自勝余時世尊知彼惡牛心已調伏即便爲牛而說偈言

經  
朱林七十六  
七 盛心興惡意 欲來傷害我 歸誠望得勝

反來舐我足。時彼水牛聞佛世尊說此偈已深生慚愧歎然悟解蓋障雲除知在先身在人道中所作惡業倍生慚愧不食水草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忽然長大如八歲兒便自念言我修何福生此天上尋自觀察知在世間受水牛身蒙佛化度得來生天我今當還報佛之恩作是念已賚持香華來詣佛所光明赫奕照佛世尊前禮佛足却坐一面佛即為其說四諦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達佛三而還乎天宮時諸五百放牛人於其晨朝來詣佛所佛為說法心開意解各獲道迹求索出家佛即告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法服著身便成沙門精勤修習得阿羅漢果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而白佛言今此水牛及五百放牛人宿造何業生水牛中復修何福值佛世尊佛告諸比丘汝等欲知宿業所造諸惡業緣今當為汝等說偈云宿造善惡業五劫而不朽善業因緣故今獲如是報

於賢劫中波羅柰國有佛出世號曰迦葉於彼法中有一三藏比丘將五百弟子遊行他國在大衆中而共論議有難問者不能通達便生瞋恚反更惡罵汝等今者無所曉知強難問我狀似水牛觸突人來時諸弟子咸皆然可各自散去以是惡口業因緣故五百世中生水牛中及放牛人共相隨逐乃至今者未得解脫佛告諸比丘欲知彼三藏比丘者今此群中惡水牛是彼時弟子者今五百放牛人是佛說是水牛因緣時各各自護身口意業狀惡生死得四沙門果有發無上菩提心者聞佛所說歡喜奉行正報頌曰

愚人瞋恚重地獄被燒然  
犧狼諍圍繞  
蛇毒竟來前離斷怒目食  
自作還自受背腸縱橫穿  
怒心多毒害沉沒苦惡道  
餘報他還惱見者求其過  
憎嫌如毒草此既無宜利愚瞋何所寶

經朱士六八

感應緣 略引十驗

梁曲阿人姓弘忘名

梁秣陵令朱貞

梁南陽樂蓋鄉

梁參軍羊道生

梁刺史張臯

周文帝宇文泰

陳中書舍人虞陟

陳庾季孫

梁武昌太守張絢

梁時裴植

梁武帝欲爲文皇帝陵上起寺未有佳材  
宣意有司使加求訪先有曲阿人姓弘忘名  
家甚富厚乃共親族多賣財貨往湘州治生  
遂經數年營得一棟可長千步材木壯麗世  
所希有還至南津南津校尉孟少卿希朝廷  
旨用乃加繩墨弘氏所賣衣裳繡綵猶有殘餘  
誣以涉道劫掠所得并効造作過制非商估  
所宜結正處死沒入其官棟以充寺用奏遂  
施行臨刑之日勑其妻子可以黃紙百張并  
具筆墨置棺中也死而有知必當陳訴又書  
少卿姓名數十呑之可經一月少卿端坐便  
見弘來初猶避捍後稍欵服但言乞恩嘔血

而死凡諸獄官及主書舍人預此獄事及署  
奏者以次殂沒未出一年零落皆盡皇基寺  
營構始訖天火燒之略無纖芥所埋柱木入  
地成灰也 梁秣陵令朱貞以罪下獄廷尉  
平虞畿考覈其事結正入重貞遣相聞與畿  
曰我罪當死不敢祈恩但猶冀主上万一弘  
朱林七十八九

宥耳明日旣是墓曰乞得過此奏聞可余以  
不畿答云此於理無爽何爲不然謹聞命矣  
而朱事先入明日奏東畿便遇客共飲致醉  
遂忘抽出文書且曰家人合東內衣箱中畿  
復不記比至帝前頓足香橙上次第披之方  
見此事勢不可隱便余上聞武帝大怒曰朱  
貞合死付外詳決貞聞之大恨曰虞畿小子  
欺罔將死之人鬼若無知故同灰土儻其有  
識誓必報之貞於市始當命絕而畿已見其  
來自余後時時恒見畿見來甚惡之又夢乘  
車在山下貞居山上推石壓之月餘日畿除  
曲阿令拜之明日詣謝章門闕下其婦平常

於宅暴卒。皝狼狽而還入室哭。婦舉頭見貞在櫂上。皝曰：「朱秣陵在此，我婦豈得不死？」言未訖，而屋無故忽崩。皝及男女婢使十餘人，一時併命。右丞虞鷺是其宗親，經始喪事，見皝還暫下堂避之，僅得免難。梁盧陵王在荊州時，嘗遣從事量括民田，南陽樂蓋卿亦充一使。時公府舍人韋破虜發遣，誠勑失正本意，及蓋卿還以違悞得罪，破虜惶懼不敢引懲。但誑蓋卿云：「自爲分雪無訴也。」數日之間，遂斬於市。蓋卿號叫無由，自陳唯語家人以紙筆隨斬。死後少日，破虜在槽看牛，忽見蓋卿挈頭而入，持一盆蒜薺與破虜。破虜奔走驚呼，不獲已而服之。因此得病，未幾而死。杜從梁州刺史懷璠第二子也，任西荊州刺史，性甚豪忌。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殊深。妾得其父書云：「比日困苦，欲有求告。」妾倚簾讀之，從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從速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皆不得其名，因嚼吞之。從謂是情人所寄，遂令剖腹取書。

妾氣未斷而書已出，從看訖嘆曰：「吾不自意忿忿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捉旬日而死。襄陽人至今以爲口實。

梁太山羊道生爲梁邵陵王中兵叅軍。其兄海珍任澧州刺史，道生乞假省之。臨還，兄於近路賴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朱林七十八近路賴待道生。道生見縛一人於樹，就視乃

故舊部曲也。見道生涕泣哀訴云：「澧州欲賜殺求之，救濟道生問何罪？答云：『失意逆叛。』道生曰：『此最可忿。』即下馬以珮刀剗其眼精，吞之。部曲呼天號地，須臾海珍來，又勸兄決斬至座。良久方覺，眼在喉內，噎不肯下。索酒嚥之，頻傾數盃，終不能去。轉覺脹塞，遂不成蘸。而別在路數日死。當時見者莫不以爲有天道驗矣。」梁東徐州刺史張臯，僕射永之孫也。嘗被敗入北，有一土民與臯盟誓，將送還南。遂即出家，名僧越臯。供養之及在東徐，亦隨至任。恃其勳舊，頗以言語忤臯。臯便大怒，遣兩門生一人姓井，一人姓白，皆不得其名。

夜往殺之余後夕夕夢見僧越云報怨少日出射而箭帖青傷指纔可見血不以爲事後因皮梨梨汁漬瘡乃始膿爛停十許日膿上無故復生一瘡膿血與指相通月餘而死

周文帝宇文泰初爲魏丞相值梁朝喪亂梁孝元帝爲湘東王時在荊州時遣使通和禮

好甚至與泰斷金立盟結爲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猶人臣不加崇敬煩行凌侮又求索無厭或不愜意遂遣兵襲江陵虜僕朝士至于民庶百四十萬口而害孝元焉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間阿那瓌女爲后和親殊篤害梁王之明年瓌爲齊國所敗破國朱林七十八

率餘衆數千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讐即遣餉秦馬三千疋求誅瓌等泰遂許諾伏突厥兵與瓌誦會醉便縛之即日滅郁久間一姓五百餘人流血至踝茹茹臨死多或仰天而訴明年冬秦漢於隴右得病見孝元及瓌爲崇泰發怒肆罵命索酒與之兩月日死

陳主初立梁元帝第九子哥安王爲主而輔載之會贊虞陟本梁武世爲中書舍人尚書右丞于時夢見梁武謂陟曰卿是我舊左右可語陳公莫殺我孫若殺於公不好事甚分明陟旣未見有慕殺兆形不敢言之數日復夢如此并語陟曰卿若不傳我意卿亦不佳陟雖嗟惋決無言理少時之間太史啓云殿內當有急兵陳王曰急兵正是我耳倉卒遭亂兵害少主自立尔後陟便得病又夢梁武曰卿不能爲我語陳主致令禍及卿與陳尋當知也陟方封啓叙之陳主爲人甚信鬼物聞大驚遣與迎陟面相訊訪乃尤陟曰卿那不導奇事竒事六七日陟死尋有韋載之恠也陳庾李孫性甚好殺滋味漁獵故是恒事奴婢憊罪亦或盡之常大篤病夢人謂曰若能斷殺此病當差不尙必死即於夢中誓不復殺驚寤戰慄汗流浹體病亦漸瘳後數年有三門生竊其兩妾以叛追尋獲之即並嘔殺

經八

其夕復見前人來云何故負信此人罪不至死私家不合擅刑今改決無濟理投明嘔血數日而終 梁武昌太守張絢常乘舡行有一部曲役力小不如意絢便躬捶之下即

嬖嬖無復活狀絢遂推置江中須臾頃見此人從水而出對絢歎手曰罪不當死官枉見

殺今來相報即跳入絢口絢因得病少日而

死 梁裴植隨其季叔叔業自南兗州入北仕於元氏位至尚書植同堂妹夫韋伯鼎有學業恃壯業氣以自才智常輕凌植植憎之如讐後於洛下誣告植謀爲廢立植坐此死百許日伯鼎病向空而語曰裴尚書死不獨

十三年

見由何以怒也須臾而卒方細于中者北代人仕魏世爲侍中領軍明帝勲專權在內尚書僕射郭祚尚書裴植乃共勸高陵陽王雍出中中聞之逼有司誣奏其罪繙詔並殺之朝野憤怒莫不切齒二年中得病見裴郭爲

崇尋死右此十驗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八

懌牛益 棘側 謂蹟市革 李蒲漫反 又蒙莫孔  
反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九

之七 經九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惲撰

邪見部第十三

此別二部

述意部第一

夫割入佛法要須信心爲首譬如有人至於寶山若無信手空無所獲故經說愚癡之人不識因果妄起邪見謗無三寶四諦無禍無

福乃至無善無惡亦無善惡業報亦無今代後代衆生受生如是之人破善惡法名斷善根決定當墮阿鼻地獄也 引證部第二如大品經云若人不信謗大乘般若經直墮阿鼻地獄無量百千萬億歲中受極苦痛從一地獄至一地獄若此劫盡生於他方大地